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七

議論六

賈山至言

本傳山潁川人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嘗給事潁陰侯為騎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其辭云云。通鑑載於孝文二年按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山實始之豈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與

長樂郡
振聲書
歸子書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

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

加意焉

楊文靖公曰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諭盛言其侈靡貪殘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

傲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

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

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

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

視傾耳而聽

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

一夫大諱

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

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

數十仞

師古曰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

東西五里南北千

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

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

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

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帷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

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

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治銅錮

其內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遊上成山

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

託葬焉

師古曰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以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顆音口果反

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

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

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

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

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

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
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
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
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
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
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
廼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
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
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

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

李奇

日比方事類而諫也

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

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
未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

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醕

饋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

醕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醕音胤

祝餉在前祝鯁在後

鯁師古曰鯁古鯁字謂食不

下也以老人好鯁鯁故為備祝以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
彌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

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
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

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

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

鑄鍾虞

師古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以鑄鍾虞言其奢泰也虞猛獸之名謂鍾鼓之杙

飾爲此獸虞音鉅

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

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系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

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山指秦之失專歸於此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師古曰。已棺謂尸大歛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

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師古曰。已棺謂尸大歛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

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

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

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

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

山規文帝之過，專在於此。然當時之士未必皆賢，使其果

賢將不肯從人主毆馳射獵矣。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

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

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傑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自此而下，盡發規諫本意。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脩先王之道。此欲文帝行養老養賢之事也。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此語非所古者大臣不媒，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

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按此天下名言也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按山此書專規帝與近臣射獵而已何至借秦爲諭蓋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故窮奢極欲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圖議政事而與之毆馳射獵則佞幸進而侈欲滋其蹈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未復開宴遊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其不得爲醇儒以是哉

賈誼陳政事疏

本傳誼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

齋坐宣室上因威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廷拜誼爲渠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其大畧曰云云通鑑載之孝文六年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

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音竹曰搶音搶攘亂貌非甚有紀

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

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按文帝恭儉之

君然不能不耽於射獵故賈山言之誼亦言之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鍾鼓

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

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

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

為明神按漢去古未遠故人臣言事無所忌諱如此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

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

漢亡極同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

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

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

業而安此亦人臣所難言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

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

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

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

必相疑之執鄭氏曰今建立國素大其勢必固相疑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

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此指

淮南王長居國驕恣警蹕稱制儼於天子六年謀反廢徙蜀道死親兄之子西鄉而擊

此指齊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也今吳又見告矣天子

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

侯師古曰言最大也權力且十此者虐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

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

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

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

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萋操刀

必割孟康曰萋音衛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萋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

見六韜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墮骨肉

之屬而抗剄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剄之也師古曰墮音火規反豈有異秦之季

世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

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

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

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

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皆亡

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

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併非音步鼎反

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臣瓚曰言非有側室之執為之資藉也諸公幸

者廼為中涓其次塵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

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

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師古曰惠古德字渥厚也音握然其

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

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蔡謨曰諉者託也尚

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疆為亂臣請試言其親

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

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

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按諡

四事直以帝為不能非孝文之盛德孰能容之哉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

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言

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

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

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師

曰言驚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

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

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

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

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

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

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頓讀曰鈍所排擊剝割皆

衆理解也師古曰解支節也音胡懈反至於髡髀之所師古曰髡骨也髡髀上

也言其骨大故頓斤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

刃也斧體音寬髀音陞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髀也

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

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誼前言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

芒刃而用斤斧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

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

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千戶耳吳功少

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

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

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

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

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

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

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有細民且知其安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干國使

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

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

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

廢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

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

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

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

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

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應劭曰柴竒開

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皆未有所知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

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按此天下之善謀也使文帝早用其說安有七國之變誠

若是處之則誼所謂斤斧者亦不必施矣至武帝始用主父偃策令諸侯得推恩子弟分地侯而王後諸侯王

之禍熄然其弊也至於削弱已甚無以制外戚之變此矯枉過直者之罪非誼之策失也天下之執

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

可屈信師古曰信讀曰伸一二指慵身慮亡聊師古曰慵謂動而痛也失

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

又苦跋盭師古曰跋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

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

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䟽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跋盭

可為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娼媼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師古曰。亶讀曰但。又類辟且病。非。師古曰。辟足病。非風。辟音壁。非音肥。夫辟者。一而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

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甃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其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按新書。此下陳三表五餌。而史削之。三表之說不可曉。五餌略見匈奴傳贊。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此亦獵之。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失。

為流涕者此也。按新書此下一節天子之相號為丞相

石諸侯列鄉秩千石天子親號曰太后諸侯號亦曰太

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天子高門曰司馬諸

侯宮門為司馬天子車曰乘與諸侯車曰乘與是臣王

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經也云云此之不行可為長太

息者此也此太息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

之內而史削之內之閑中服虔曰閑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

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純之裏縫以偏諸

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

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

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

帝之身自衣阜縹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

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文帝知富民而

故其奢僭至此文帝不早定經制致使武帝以忿疾

之心專以權一并兼為事是今日之容養適以啓異時

決裂之禍也誼之言不見用惜哉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

塞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

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

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

如浮曰好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

為大語者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大息者此也。此二太商君遺禮義

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

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

取箕箒立而誅語服虔曰誅猶罵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與

其舅併倨無禮甚也併步鼎反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

也計校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貪嗜愛其子而貪嗜

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蹙音厥

師古曰蹙謂校而取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

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

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

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

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

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

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箱

曰廟無東西箱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剽音輟奪兩廟之器如淳曰奪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

白書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剽劫也矯偽者出幾十

萬石粟服虔曰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

郡國師古曰詐為詔令妄作賦歛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先

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按是

時張蒼為宰相蒼故秦吏故所知止此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

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

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

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

卑陶謨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則君臣上下之分莫非天之所為也特勅之庸之則賴乎人而已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

則壞筦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使筦子愚人也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

寒心哉或謂誼推尊筦子見其學之不然筦子之言誠切於治體者孟子尚取陽貨之言况筦子乎然又以柳子二維之說病筦子是又不然禮義其

統言所包者廣廉耻其專言所指者切亦猶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忠信豈在仁義之外耶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

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師

曰虛讀曰墟謂丘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

師古曰幾讀曰與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

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

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

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中流而遇風波

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此三太息夏為天子十有餘

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

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

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

知也古之王者天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

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

臣

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惠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

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惠，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師古曰：踰與踰同。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旣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旣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

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

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

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可媿耻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

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

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字與饋同。所以明有孝也。行以

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趣中肆夏。師古。日亦

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

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

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

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

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

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

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

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按景帝為太子。以博局提殺吳。太子賢實基異時之禍。故誼懇

懇言。之其援胡亥。以誠最為深切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

車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

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

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

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

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
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

按誼欲選左右開以道術智誼之指而文

帝乃使晁錯以術數教太子帝號能受諫者而於此失之可歎也

若其服習積貫則左

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此當為太息之四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

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

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

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

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

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

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

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

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

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

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

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

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此當為太息之五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

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

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

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

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同姓。伯父異姓。伯舅。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髮。則笞馮棄市之法。蘇林曰。然則堂馮音罵。不亡陛虐。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虐夫望夷之事。二世見

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媠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師古曰。釁。熏也。

以毒藥熏之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

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

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

行出虐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

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

耻。師古曰：頓，讀曰鈍。隼詬亡節。師古曰：隼，詬謂無志分也。隼音胡結反。詬音后。廉耻不

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

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

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

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

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

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

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方曰簠，圓曰簋。所以盛飯也。坐汙穢

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

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師古曰：罷，讀曰疲。故貴大臣定有

其臯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

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鞶纓。鄭氏曰：以

冠喪也。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

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刎也。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

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臯

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
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
自憚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
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
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
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
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
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師古
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彼
國家安固不可毀狀若金城也尋其下文義可曉矣彼
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

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
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
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
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

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
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
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呂成公曰誼之所論大抵
以事迹之可見者爲先後緩急之次至於引君當道者
則獨闕焉太史公曰賈誼見錯明申商熟味此疏諄然
有洙泗典刑未見爲申商者讀至諸侯王皆衆醜解等
數語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
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此○按誼之書已
經史氏刪削非皆全文大抵書疏之載於史者多如是
大臣入獄景帝時周亞夫受刑則見錯武帝初實嬰亦
下獄棄市非自甯成始也大臣有罪自殺固免束縛榜
笞之辱然其弊大臣遭誣不敢自愬而泯默以死故仲

長統曰賈誼感絳侯之困辱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以為常曾不之悟嗚呼悲夫然則誼所陳特漢法耳三代必不然也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本傳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進退容止非

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以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策歲月已見前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師古曰還讀曰

旋旋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

按

學之道致知力行而已彊勉學問致知也彊勉行道力行也仲舒斯言可謂得聖賢要指矣道者所

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

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

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

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

扶目反。此蓋受命之符也。按仲舒之學粹矣。然不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

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

至後世。淫泆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

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甄，吉筵反。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

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

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山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此卽大學所謂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中庸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而仲舒得之。其學可謂粹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不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立。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

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行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師古曰：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秦所行乎？顛與專同。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日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距也。冒，讀如字。又

音莫克反孰爛如此之盛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

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
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
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天子覽其對而
異焉乃復冊之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
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
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
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
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

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
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
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
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
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
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
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
天下歸之故大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
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
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王王而繫萬事見素

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
 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
 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
 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
 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
 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按奢儉皆非中制，然與
 之不詳，武帝侈心，其不遜也，寧固仲舒言
 之啓未必不由此。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
 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
 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
 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

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
 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
 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
 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
 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
 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
 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耻。
 又好用僭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
 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
 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

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武帝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咸之。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

之大者，莫大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今吏旣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

職爲差非謂積日彙久也故小材雖彙日不離於小官
賢材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
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
耻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
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
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
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
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
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
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

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是於
天子復冊之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殆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
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
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
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
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
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
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

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按此非學貫天人之際者不能言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

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

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於深山，孟日舜耕于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

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虐情性，察虐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

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
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
耗而不行師古曰耗不明也音莫報反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挾溢扶衰所遭之
變然也師古曰挾古救字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虜改正
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
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
文者所繼之挾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
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
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

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

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愚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出於性而性出於天仲舒

此言即中庸之意

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

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

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

周之文致

師古曰致至極也

用夏之忠者

遇按致字當屬下句蓋周文不可盡變宜

少損之夏忠則當極其用故曰致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

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

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

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屢能勿失耳若廼論政事之得

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

動於末。

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

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

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虐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搯。謂轉蹙也。師古曰。搯音宣。蹙音子。六反。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

上天之理而爽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則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

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

所從矣

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漢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

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程正公曰漢儒如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

見道不分明○胡文定公曰董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切中當世之病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其功

不在孟子下何謂緩而不切乎劉蕡雖直非其匹也○朱文公曰仲舒識得本源如云正心可以正朝廷如說

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源處不如仲舒○問賈誼與仲舒如何曰

誼有戰國縱橫之風仲舒儒者但見得不透○問仲舒見道天明處曰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

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云云又似識

得性善終是說得間界不分明端的又問性者生之質如何曰不然性者生之理氣者生之質

魏相條國家便宜奏

本傳相明易經有師法好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及便宜章奏以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朝錯董仲

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時元康年間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

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

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

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

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

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餒遣諫大夫博士

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

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

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

事詔書凡二十三事。按先帝謂孝昭也。說見昭帝詔下。臣謹案王法必

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

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饑

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揀

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歛猶有乏者

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

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

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

王吉言得失疏本傳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也郡吏舉孝廉為郎累遷為昌邑

中尉昌邑王廢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

頗脩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時神爵元年也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

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

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

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

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

之基也臣聞聖主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

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

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

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師古曰萌生其爭出如草木之初生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

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

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

與裁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

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

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

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

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使男事女夫誑於婦

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

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

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
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
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
父兄任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
此伐檀所為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宜明選求賢
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
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師古曰視古者工不造
瑯琊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
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以言迂闊不甚寵
邪○按漢世諸儒惟董仲舒嘗以正心正朝廷為武帝
言自餘往往詳於政事而略於人君之身吉之所陳具

有本末使宣帝能擢而置之輔相之列則所謂建萬世
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要必有道帝乃視為迂
闊使之謝病免歸惜哉吉意以為之
下蓋史家撮其大指如此非本文也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本傳衡字稚圭東海人元

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以為郎中博士給事
中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云云○時永光二
年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
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
奸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
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

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
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
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
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
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
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
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
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
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
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

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
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恃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
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
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
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
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
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
而已今之僞薄恃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
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
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

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
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
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
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
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
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
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
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
東連年飢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
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

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
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
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
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
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
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
和睦之化以崇至仁臣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
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
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

按衡之論美矣然方是時
恭顯用事逐堪猛殺賈捐

之衡對略不及此雖有近
忠正遠邪佞之言何益哉

臣衡論治性正家疏

元帝時衡為光祿大夫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

之政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云云時末光五年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

復復之

師古曰下復音扶目反

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

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不足愚按此所謂性蓋指氣稟而言非天命也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

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
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按衡此論甚善然元
帝之失正在於溫良
少斷若於汎陳之後又切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
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
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
乎室家之道衰莫始乎相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
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
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
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
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

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
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
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
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
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衡爲少傅數
年數上疏陳

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
上以爲任公卿由是爲光祿卿御史大夫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疏建昭初代韋玄成爲丞
相元帝崩成帝即位衡

上疏云云時
竟寧元年

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
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觀陛下雖聖性得之

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玼玼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

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未末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歛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

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
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
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廼歸故萬
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
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
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
其言按衡之奏對本於經術故在漢儒中論議最爲近
理可爲仲舒之亞惜不能充其所學故德行事業
皆無足觀○以上論時政大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八

○魏相明堂月令奏相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
又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
之奏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
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
四時不忒聖主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
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
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
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爲仁仁者
生生者園故爲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
衡司夏火爲禮禮者齊
齊者平故爲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

金為義義者成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智

成者方故為矩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良執繩司下土士為信信者誠誠者

直故為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

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

華冬興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閉密也夏興坎治則寇明王

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師古曰

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

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民

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禮讓可

興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

亡庶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

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

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

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

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

夫臣昌師古曰蕭何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

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

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

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寃是奉宗廟安天下之

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

日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
百事也師古曰服說是也冬一貢禹也兒五奚反
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
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
疲一曰新從軍而休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令奏
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
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
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
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敕錄吏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
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按月令之書雖起秦世然
先王之制存焉漢興頗用其畧如春行寬大之令布封

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囚類皆奉之
月令自高帝時有趙堯等分舉四時之制至是魏相為
宣帝言之其後李尋告哀帝謂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
侍中尚書近臣直令通知月令之意而盛夏斬人識者
知王莽之必亡後漢陳寵魯恭亦嘗論此大畧皆原於月令云此篇論時令

董仲舒火災對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
災四月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

云云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
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
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
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
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

觀災兩觀借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借禮之臣可以去
已見臯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
三年五月相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事若曰燔貴
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
相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
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
殿不當居陵旁于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
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
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
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恐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

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
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
災燔之况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
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臯在外者天災外臯在內者天
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按漢儒
前未有言災異者故五行志云仲舒治公羊春秋推陰
陽為儒者宗愚謂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為天
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人君所為美惡之極與
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言也至火災之
對則傳會甚矣况又導人主以誅殺與前所謂尚德不
尚刑者何其自相戾耶夫親戚之驕階近臣之專橫夫
豈無道以裁制之豈必誅殺而後快哉史稱仲舒居家
推說其意草橐未上主父偃窮其書奏焉上召視諸儒
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
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其後淮南衡山

反上思仲奇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
誼顯斷於外不請既還事上皆是之史又言淮南衡山
江都謀反迹見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者數萬
人夫反謀不過數人而坐死者若是其衆豈非仲奇前
言有以發帝之忍心與故於此篇存而
不削以爲後人輕言災異者之戒云

蕭望之雨雹對

本傳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
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

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
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問之宴口陳災異之
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
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云云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

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

師古曰鄉讀目
嚮亡讀日無

今陛下以聖

德居位思政求賢克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
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

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
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
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

拜望之爲謁者上初卽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
下望之問狀高者請於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
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
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
竟謀反誅望之寔益任用按望之此對顯指霍氏之臯
適當上意故寵擢隨之嘗放孝宣於在位二十五年災
異衆矣而見於臣下之論奏者惟望之此對而已魏相
輔政四方有災變輒奏言然神爵改元正朔翁居位之
日不聞有所正救自是鳳皇集其露降黃龍見無歲歲
有豈珍符景賦誠若是其多邪殆必有粉飾傳會以希
媚悅者若黃霸之鵠雀是也及望之爲御史大夫奏謂
三公非人則三公不光明今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則有左
遷之譴人以爲媿丞相必以災異爲諱宜其歌頌者踵聞
人主以瑞應爲夸則必以災異爲諱宜其歌頌者踵聞

而論爭者
希闊也

○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

本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即位蕭望之周堪

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二人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恭顯所譖堪向獄皆免官其春地震遂為許史恭顯所舌間上感悟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徵堪向頃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震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皆側日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外親上變事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大盛也前弘恭奏望之等獄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路塞矣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坐免為庶人望之亦坐使子

上書恭顯白令詣獄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諸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云云時末光元年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攄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自竊見以下凡七八然見於言外非積於中者厚不能及也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和字乃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

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
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遯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
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
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
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
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
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粢釐粢麥也始
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
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
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見憎
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
磬磬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
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
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
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

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弑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垂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陁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鵲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鵠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

失序相乘水旱饑馑螽蟊蝻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

按此叙次有法故不覺具冗

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

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垂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垂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

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

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吝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睨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

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
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
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
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
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
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
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
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
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

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

也

此言不和之狀

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

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
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
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
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
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
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
以傾移主上此言不和之由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
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

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以上皆應前漢人論事多如此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

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與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門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又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擿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徵詣行在所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譏適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按更生於正邪賢否之辨一篇之中反復數四可謂深切也矣乃卒不能開孝元之感不明之君可與言哉恭顯自宣帝時管樞機至元帝立遂大用事陷蕭望之於獄殺之更生此對元帝之六年也是年堪黜賈損之於獄又數年猛自殺其後京房嘗一言之亦死終元帝世敢言恭顯者惟更生房二人而更生忠懇惓惓又非房匹它如貢禹匡衡號稱大儒曾微一言敢及之者故皆致位三公而更

文章正宗八

七

唐

生其心廢錮不肯少誦精忠峻節千載之下猶高仰之
彼貢禹輩視之真可媿死房事見後叙事篇○又元帝
初即位諸儒薦翼奉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
敬焉時地震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天
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
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
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
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又曰人氣內
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
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
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
伸動於貌又曰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
姓以明賢賢此聖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
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亡
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
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
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
又聞未央建章其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及
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
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木極

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按奉所言不皆純粹故剝其要著于此

薛宣論陰陽不和疏

上疏云云

成帝初即位宣為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
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也師古曰允信然而嘉氣尚凝陰
陽不和謂不通也疑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
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太率咎在部
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舉劾妄為苛刻也
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
民過失譴訶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

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師古曰和氣不與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繇是知名谷未日食地震對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未待詔公車對云云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

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滛溺後宮盤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

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

不滅

師古曰閭嬖寵之族也扇識也滅善也

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

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
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
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
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滛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卻不
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
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滛于酒毋
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
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

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
周德降亡魯相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
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閭
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
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
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
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
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
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
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

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
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
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
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
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卽工小人日銷
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
事俊又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
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
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
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

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
之吏錮廢勿用益用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
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
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
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
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
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
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
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旣侵六極
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

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見未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封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皆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未殺災異滿闔誣天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湊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末對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末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比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警說重

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時杜欽上對曰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乘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王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惟陛下深戒之○按末欽所陳災異大抵皆歸咎後宮以黨王氏本不足錄以此篇頗得大學遺意姑存之餘皆削去

劉向上星孛等奏

成帝即位石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拜為中郎

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

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
終不能奪王氏權後見外家日盛遂上封事極
諫見外戚類中向為人廉靖樂道專積思於經
術畫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元年
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竭向曰昔周岐山崩
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
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
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懷不能已復上奏云云

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母若殷王
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
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
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
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

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嘗數言日當食今當
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食率二歲六月而
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
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
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
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十二月歷
不正則失其所建首時為孟正月為陬此皆易

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

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
月也當見四仲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
曰謂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無雲而雷張晏
曰雷

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也枉矢夜光應劭曰
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恤天
下人有畔心象獨張今而無臣也

其射如矢蛇行不正故曰枉矢流以亂伐應熒惑襲月

亂蘇林曰有聲為天狗無聲為枉矢也野禽戲廷張應

刑故趙高殺二世也孽火燒宮師古曰日野禽戲廷日野

鳥入處主都門內崩師古曰日內長人見臨洮石墮于東

郡星索大角以亡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觀孔子之

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

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

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

陰氣盛薄奪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

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

狗夾漢而西李奇曰流星也下幢久陰不雨者二十餘

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

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

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

景嚮世所同聞也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異

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狼狽數奸死

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七瞻及紫宮有

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

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

佯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

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權在外家說見外戚類中○按是年吏民多上書言災
異之應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乃至張
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
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侵夷狄侵中國
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
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
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
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按禹以經術為
天子師而其言乃爾
視向之忠精為何如

○李尋災異對

本傳尋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
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
為星歷除尋為吏數與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
王根厚遇尋京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
中衛尉傳喜問尋日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
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尋對云云○
時緩和二年哀
帝即位未改元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
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卽
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
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宮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
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
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
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
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
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

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
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
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
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陰雲邪氣起者法
為牽於女謁謁服虔曰謁請也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
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
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
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師古曰瘡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
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
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

德強志守度母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其言悲
辭之託斷而勿聽勉疆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
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
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
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
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
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
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
春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
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過軒轅上后受氣
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

孟康曰軒轅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

失色厭厭如滅鄭師曰厭音厭桑之此為母后與政亂

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

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

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師古曰邪佞之

人誠可賤惡勿得寵異使之盛彊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同命應

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

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

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帝填星為女主當以

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兩宮謂紫微太微作態低印

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

當從尾北而今貫之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孟康

曰奎為天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龍軒轅也當門而

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

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張晏曰厥弛動

搖貌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孟康曰端門太

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熒惑入室謂

熒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

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母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

萌芽以盪滌濁濊穢同消散積惡母使得成禍亂辰星主

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弗李同。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固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無雨，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師古曰：奧溼也。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

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和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婺，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躡

溢爲敗書云水曰濶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
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澮
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
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鄉士之屬唯陛
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
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
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
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
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
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

精神折衝

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
災爲害者則能折挫之

本弱則招殃致凶爲

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
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
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
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
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師古曰通人
謂薦達賢才
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
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
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

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
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
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
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
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
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
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
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
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
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

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
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
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
臣之言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傳太后尤驕恣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後以朱傳為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殿中以問楊雄李尋尋對曰此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聽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上不聽

杜鄴上日食對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

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韋育舉鄴對云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

頭擊閔腦乃播出口臣生無補於國不納繆公出當車以

如死也繆公感寤用百里奚秦以大治下和獻寶刑足

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

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

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

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

師古曰隱三年紀侯使履緌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

稱主人主人謂壻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殺謂滅降也

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

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

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晻師古曰晻晝

與暗同

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

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

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

為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

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

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

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

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

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

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

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栢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

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

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鄴未拜病卒○

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故孝哀時杜鄴敢譏丁傳而欽未不敢言王氏其執然也

○孔光日蝕對光為丞相重忤傳太后指由是傳

遂策免光退問里杜門自守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云云

對在杜鄴後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

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

極師古曰周書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

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

則有日月亂行謂眇側匿孟康曰眇行疾也側匿行甚

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歲之朝曰三

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

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

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

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

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競

競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

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

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一之退去貪殘之徒進

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

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

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謚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

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

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

可疑惑

師古曰較明貌也音角

書奏上說

夫賜光東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

位次丞相按是時丁傳用事董賢隆寵王嘉鮑宣狼狽

言之而光所對沈陳敕躬正事而於貴戚佞幸曾微一

辭及之不相遂與董賢同為三公媚事之態亡所不至

○王嘉論應天之道

元壽元年宜陵侯息夫躬建

言往年災惑守心太白高而

芒光又角星弗於河鼓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詭

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

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

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丞

相嘉對云云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

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

人君

師古曰見謂顯示也

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

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

師古曰傳讀曰附著音治

略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

天之道也守相有臯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

談說者云動安之危

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辯口快耳

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

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

慧深刻也調諛則主惠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

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

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誑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

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

聽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爲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器用監惡孰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一人請公車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臯過上繇是惡躬等。通鑑載此事於日食前。以上論災異其別見於外戚嬖幸事者當互考也。

東方朔諫除上林苑

武帝建元三年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上簡拔其

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誑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恢諧上以俳優畜之朔時直諫有所補益上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云云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

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

師古曰郎弋堂下周屋

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

爲苑何必鑿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

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

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

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

也隴坻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

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

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所出

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

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

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

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黎粟桑麻竹箭

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蠅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
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
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
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
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
師古曰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上而思者
讀曰虛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騎馳
東西車騫南北師古曰亂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
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是
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

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靈王起

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

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

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

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

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

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

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

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

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

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

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有疏闊也以孝武皆

有此事故朔為陳之是日因奏泰階之事迺拜朔為太

奏

云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云云。

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

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劔師古

曰但空用莞蒲為席師古曰以莞及蒲為席亦尚質兵木無刃服虔曰

木而無刃若不衣緼無文師古曰緼亂絮也言內集上

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

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

闕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號稱千門萬戶木土

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師古曰績五綵也罽屬宮人簪璫瑁

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擊

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滛侈如此而欲使民獨

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

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興造

甲乙之帳絡之以隋珠和璧天子襲翠被馮玉却走馬

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

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又武帝嘗為竇太后置酒

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

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

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

於春秋方精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
乃國家之大賊人生之大賊其罪三也上默然良久曰
吾業已設飲請後而自改朔日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
正處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為篡上曰
善更置
酒北宮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
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
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
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
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故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
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

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况乎
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
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
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朱萌而
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久之所忽
者也故鄙諺曰家紮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
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貢禹論節儉

元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是時年
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時初元

元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

不瑀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瑀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絳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

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

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

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音先

似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

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師古曰三

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東西織

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子往太

后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

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

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食人至相食而廐馬

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

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

散充溢之氣

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

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

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減金錢財物鳥獸

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滅之又皆以後

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

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

師古曰不

能自言減省之事

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

女皆大過度

師古曰取讀曰娶

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

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

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

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

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

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

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

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

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

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

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

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

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

谷永諫微行宴飲

成帝永始二年，遷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

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云云。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

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

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

張晏曰：夏以建寅為正，萬物在地中，色黑。

今黑龍見同姓象也。

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

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異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

臣愚不能處也。

師古曰：處，謂斷決也。

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

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

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
酒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
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
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威亦滅也言火
潦方盛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之盛
乃為褒姒所滅怨其盛也威呼悅反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未濟
上九爻辭言
耽樂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濡濕也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
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
其效易曰在中餽無攸遂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餽與
饋同饋食也言婦人之道居
中主食遜順而言婦人不得與事也師古曰與
讀曰豫詩曰懿
厥愆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師古曰大雅瞻
卯之詩懿美也

愆智也言幽王以愆婦為美實乃為梟鴟也婦謂褒姒
也梟鴟惡聲之鳥故以諭焉又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
以寵褒姒之故生此灾耳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師古
曰許
皇后及班婕妤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虚内臧女寵至極不
可上矣師古曰上
猶加也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如涼
日謂
趙李本從
卑賤起也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
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子用
反橫胡孟反刺舉之
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師古曰寤地為坑
阱以拘繫人也亂
者言其非正
而又多也榜箠瘠於炮烙師古曰瘠痛也炮烙紂所
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火
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於炭
中笑而以為樂瘠于感反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執德
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反讀曰愔罪之明白
者反而除之吏之公正者建

議効治也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答服之立其罪名。至為人起責。

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賈以錢假託其名，代為之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

財物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

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

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無義

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

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酒媠媠，溷殺無

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

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

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

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

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

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

宮館，大典繇役，重增賦歛，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

山，靡散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盱晉灼曰：營表

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

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

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

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

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

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
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
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
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
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
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
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
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媵出之具克
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
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

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

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穽誅戮
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
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

師古曰闕亦謂減削之更謂更卒也

存卹振捄困乏之人以彌遠方

師古曰捄彌安也

次貫行固執無違

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

夙夜孳孳婁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
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
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
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警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帝成

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宮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末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末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末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末救過交道廐者勿追御史不及末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末為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

谷永論微行宴飲

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

于長受永所
欲言永對

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

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

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師古曰行葦之篇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政化所及仁道霑被雖草木至賤無所殘傷籍稅取民不

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

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

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洎荒淫師古曰

沈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逝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

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師古曰悖乖也郵上

天震怒灾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

歸出妖孽並見彗星耀光飢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天

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

西顧此惟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以殷紂

與之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

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

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

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遭无妄之卦運應

日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

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灾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

取易之无直百六之灾阨師古曰直當也三難異科雜焉同會

妄卦爲義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灾大異交錯鋒

謂相參也

師古曰雜

謂相參也

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李奇曰高祖以來至元帝著記

災異未塞除也重以今年正月巳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師

日歲月日三者之始故云三朝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

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飢

饑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七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

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

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

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

師古曰陳夏徵舒弑其君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

平國齊崔杼弑其君光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

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師古曰分扶問反臣永所

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

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

與羣小媾黷燕飲師古曰媾狎也黷汗也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

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

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

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

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

者旣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飢饉而吏不

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歛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孟康曰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

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傳曰

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

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

師古曰易詁占之辭也詁即妖字耳

王者

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

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

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

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五十有

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

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

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

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

至損服凶年不暨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

抹之師古曰鄴國谷風之詩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

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

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

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

恣所欲之師古曰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

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勸耕桑毋奪

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

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求於經書沈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愚按未之二疏可謂鯁切矣然專攻主身及後宮而無一言及於王氏非忠臣也今以其文而錄之○又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蒲舉白談笑出噉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紉醉踞妲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指畫而問曰紉為無道至於此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上曰苟不若此此

國何戒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墀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謂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按班伯數言賢於谷未之二疏故附此○以上戒游畋後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太子誼復上疏云云時帝十一年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安固故曰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

國耳師古曰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

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

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

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蝟毛而

起以為不可故薪云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義諸侯謂彭越

黠布等師古曰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

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

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

兩諸侯師古曰兩諸侯梁及淮南而縣屬於漢為縣而屬漢其吏民繇役

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錢

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

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

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與列城縣

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

以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鄴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如淳曰捷

謂立封界也或曰接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

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

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師古曰帝及太子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

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

除六國之甌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

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既孰視而不定萬
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按此亦所難言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
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
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
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
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
淮南諸子曾不知其臯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
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
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執仇者大
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
志刺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
嘗用之矣漢有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
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
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
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梁主勝

遂馬死誼自傷為傳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
死時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無子文帝思賈生之
言迺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
王喜于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
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
舉兵西鄉京師梁王并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
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帝氏曰四齊王膠東膠西
菑川濟南王也○按史所以詳紀本末者以見誼前謂
梁足以扞齊趙後謂淮南王
子之不可接王其說驗也

中山靖王聞樂對

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

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
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
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
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
自以侵寃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
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
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為象，愀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

悲思，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軻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俛首。

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以為號。如傳曰：雍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笑反。夫衆煦漂

山，應劭曰：煦，吹煦也。聚蠹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師古曰：師古曰：漂，動也。

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曲也。

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烝，庶也。謂衆人也。

臣身遠與寡，莫為之

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師古曰：言積載輕物

物多，至今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以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故也。

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師古曰：拂，亦布也。何則？物有蔽

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雍。讒言之徒，蠡

生。師古曰：蠡，生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

聞社鬯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鬯，小鼠音奚。何則？所託者然也。臣

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於戚屬，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

為帝兄。師古曰：葭，蘆也。莩，其簞也。

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

師古曰：葭，蘆也。莩，其簞也。

師古曰：葭，蘆也。莩，其簞也。

師古曰：葭，蘆也。莩，其簞也。

師古曰：葭，蘆也。莩，其簞也。

師古曰：葭，蘆也。莩，其簞也。

師古曰：葭，蘆也。莩，其簞也。

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薄。鴻毛，喻輕。薄甚也。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
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
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
疾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解，弱小云。

壺關三老上救太子書

戾太子傳：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有隙，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征和二年七月壬午，太子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斬充，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云云。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天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間閭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

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母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

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書奏天子感悟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由下秋復訟太子寃上遂擢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後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谷永論梁王淫亂疏

梁王立荒王嘉子也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

一犯法不可諫止荒王女弟園子爲立舅任寶妻立與園子姦積數歲未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黜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云云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

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

外爲

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

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

春秋爲親者諱詩

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

情無踈遠皆昵近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力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傳讀曰附獨以偏辭成臯斷獄亡益於治道汗蠆宗室孟康曰蠆音漫師古曰蠆音秣謂塗染也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廼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

蓋之則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者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明也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汗亂之耻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後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訊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往者傳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盼伺宮殿之裏毛釐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云云按此雖立自解之辭然漢家踈忌宗室之意大槩可見蓋因七國之難例疑同姓自景武迄于哀平未之有改其視管蔡既誅而棠棣之詩惻然嗟憫情意逾厚方大封同姓以衛王室者異矣是以有周卒賴宗疆之助而漢枝葉翦落無以制內重之患豈非來世之法戒哉谷未之言

可謂知大體矣
以上論宗室

西山先生真文

公文章正宗卷第八

